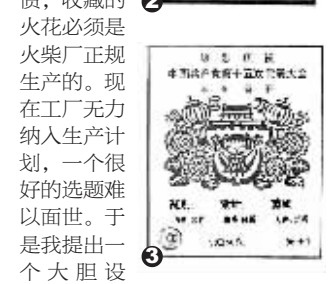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如白驹过隙。屈指算来,我独钟火花已近半个世纪,收藏数量不菲,也许与长期从事的职业有关,我对反映时政题材的专题火花格外青睐。打开我的火花藏册,从清末民初的反帝立宪、爱国共和,到“文革”期间的语录、红卫兵、样板戏,真是包罗万象。改革开放以后,火花一度繁花似锦,涌现出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主题火花。诸如:新时期总任务、科技促进现代化、国庆纪念等等,令人陶醉于美不胜收的文化享受之中。

可惜随着生活方式的演进,价廉物美的一次性打火机,充斥于市,火柴逐渐淡出民众生活,火柴厂陆续关停并转,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,作为宣传载体的火花自然被冷落了。那年,传来中共十五大即将召开的喜讯,热衷于收集时政题材火花的我,第一反应是尽快掌握各地火柴厂的信息,及时把它们收藏到手。谁料得到的反馈不是没有印发计划,就是工厂已经破产。正值此时,我遇到一次去南通出差的机会,公事办完以后,接待单位征询意见,欲安排我在当地参观访问,我不游山、不玩水,却提出到火柴厂走走。在与厂方领导的交谈中,我就生产十五大火花意义作了一番游说,厂方表示理解,可是生产不景气,设计力量和经费都有困难。火花收藏者都有一个习惯,收藏的火花必须是火柴厂正规生产的。现在工厂无力纳入生产计划,一个很好的选题难以面世。于是我提出一个大胆设想,可否由火柴厂和收藏界共同开发,设计和印制方面的费用由我去设法募集,厂方负责审查稿样和在生产的火柴上贴用,火花按一定比例分成。厂方被我对火花的痴迷和真诚所打动,破例签下合约并提供了注册商标。几经周折,一套“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”的56+1×2(即56枚火花+1枚封标×2种印色)纪念火花终于脱颖而出。火花采用了学会一位会员创作的56枚颇具特色的我国各民族的剪纸头像,庄重简洁,意味隽永。(见图1、2)。一枚大封贴以簇拥天安门



的葵花、灯笼、舞蹈和祖国万岁字样,喜气洋溢,表达了党领导下民族大团结的繁荣兴旺(见图3,有缩小)。

火花问世后,因为史无前例,收藏人士竞相收集,好评如潮云。1999年南通火柴厂以这套火花参加北京的全国第四届火花展览还得了奖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庆祝国庆50周年时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,选题与构思跟这套火花何其相似乃尔,时间却在2年之后,更让我对当初的策划产生一种莫名的成就感。

“麒麟送子”是常饰于各类古物之中的吉祥图案,是名师巧匠常采用的一种传统体裁,深受历代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与崇拜。麒麟为古人传说的龙首、狮尾、鹿身、马蹄,身披鳞甲,象征着仁慈、平安和吉祥的瑞兽,其背驮一童子,手执如意,隐喻仕途吉祥如意,又道佩麒麟驮童子长大将成贤臣将才。故锁麒麟链多挂于男孩脖颈,垂至胸前作法灾纳吉佑前程的护身符。古代民间传统风习中说,其可锁住孩童的生命,不使夭折。晚清因世事多变兵戈频仍,此风益甚。

笔者收藏一件家传银质锁麒麟,系晚清之物。该挂件长7.8厘米,宽7.8厘米,呈方形,如从项链至挂铃算起有36厘米长,整个挂件采用篆刻浮雕成送子麒麟状。那骑在麒麟身上的童子可爱可亲,生动活泼,满脸春风,一脸福相,头上的发髻如火炬状迎风招展,表情细腻传神,给人以栩栩如生的感觉。麒麟的头部及尾部各有一只圆环可把项链系上。那四蹄各系一只小铃,显得颇有一番情趣,每当那麒麟链佩戴在胸前,随着走动,那4只小铃铃铃中小槌撞击后,会



发出阵阵悦耳的铃声,使人赏心悦目,情趣盎然。

越时空隧道,我朦朦胧胧地回忆起孩童时代,我们兄弟姐五人,父母无微不至关爱我们的成长,寄予深切的期望。从我大哥周岁起就给他系上锁麒麟,一直到我成为家中最小的“小弟”,我们兄弟姐五人为了能经常地佩戴锁麒麟还时常闹矛盾呢。为此父亲把我们五人召集

党代会的火花情结

9月2日民间收藏版刊登周建国先生《和谐生活现竹刻》一文,介绍了竹刻大师张楫如的情况。笔者曾走访过张楫如之孙张永昌先生,现将一些不为人知的逸事补充如下:

张楫如自苏州织造府刻版放归,发誓不再刻版,就租住桃花坞一间小屋,莳花弄草,刻竹镌木。邻居画家费念慈见他善刻,就请他刻所藏书画卷轴的木匣盖和陈设古彝器的几格。

张楫如仔细阅读了费念慈的藏书藏画,费念慈则对他讲解《六法》。通过费念慈,他又结识了当时一些著名书画家,虚心向他们求教,博采众长,提升

秋后,往往是苏北大运河畔农家盖房造屋的最佳季节,正梁落成时,主人会站在高高的正梁上,向下面欢呼雀跃的乡邻抛着馒头和云片糕,取居高临下连连高升之意……这是笔者40年前在苏北农村插队时,时常见到的盖房场景。盖房建屋与男婚女嫁、生儿育女,组合成农民人生的三大篇章,他们一生的众多滋味都融化在这三件大事中。而住宅尤为重要,因为住宅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,只有安居才能乐业,所以在住宅的建造和居住上相继形成多种多样的信仰和禁忌,尽管其中有些带有迷信和荒诞的色彩,但其表达的愿望,都是以祈福求吉为目的,因此在城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。

旧时南京民居多以装饰砖雕、木雕和石雕为荣。在上个世纪末兴起的城市大规模改造中,随着老民宅大面积拆迁,一些遗落的砖雕、木雕和石雕等精美饰物,已经成为藏家争相追捧的珍品。丙戌秋月,犬子邓治参加城南仓巷旧房动迁工程。工程结束时,一老宅主人手指高堂大梁上一对八棱木槌相赠。木槌由上等采木做成,呈八角鼓形状,长31厘米,直径为6.6厘米;一槌柄长31厘米,另一槌柄略长,为36厘米。老主人说,这是先人盖造宅子上正梁时,用来敲击入榫的,收起最后一记槌声,新木槌就一直高高挂在梁上,几辈子人过来从未

也谈竹刻艺术大师张楫如

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。他还按书画家的要求镌刻物件。几年下来,他完成了从工匠到艺术大师的角色转换。

张楫如的作品不光收藏家珍爱,连达官贵人也想方设法求得。民国初,直系一政客附庸风雅,欲求他一竹刻扇骨,又恐自己声名狼藉,吃闭门羹,只得辗转相托,最后由书法家胡则丰出面,以1600银元代价请他。

张楫如见是书法名家相求,自然竭尽全力。呕心沥血历时数月,终于在9寸半、16方扇骨上将七百多字的《滕王阁序》刻成阳文16行,字小如粟,

“万年太平槌”



取下,象征人丁兴旺,吉祥平安,高高在上。名曰“万年太平槌”。原来,上梁是南京城南民间盖房中一项重要的典仪,并伴有一系列热闹的“抛粮、接宝、挂红绿布”的风俗活动。上梁时,其正梁大多由匠人用一对新木槌敲击入榫,然后匠人用酒浇梁,边浇边唱:“脚踏楼梯步步高,上梁

起来,定下了一个规矩:“你们每人佩戴一个星期,年龄从小到大开始。”现在看来当时还算照顾我呢,每当轮到我系上那条锁麒麟链时,心情异常愉悦。在弄堂里与其他同龄的孩童玩耍时,格外注意不要把锁麒麟链弄断或把那挂件搞扁了,这就太对不起父母亲了。这样直到我们都在上小学前,才依依不舍地交回给母亲。但我们时常要母亲把那锁麒麟链拿出来看看,那时胸前这串清脆的铃声伴随我们走过难忘的童年,也同时凝结着父母亲深沉的爱。

时光流逝,睹物思人,虽然我们的父母亲已逝去,每当夜阑人静时,看到放在书桌上的那只金黄色的锦盒,盒内放置着那难以忘怀的锁麒麟链,阵阵思念之情扑面而来,犹如一股清醇蕴藉的香茶,让我内心清澈明纯。那银锁麒麟链由于当时裸露在空气中,由白亮亮闪到有些发黑变暗,失去了昔日的光彩。家人提出该保养了,但我不以为然,虽然那银锁麒麟链会“返老还童”,但感到会擦掉我童年美好的回忆,还觉得保持原汁原味为好。

偶得遗珠后所想到的

张楫如成年累月伏案镌刻,染有肺疾。这一扇骨刻成,人竟仆倒在案几上不再起来。入殓时,仅见皮包骨头,血肉都已耗尽。

张楫如存世的作品不多,但每件都是精品。他还留下一本微刻印谱,约40方,所刻印章,大如黄豆,刻有40多字;小如芝麻,刻四五个字。据见过这微刻印谱的金石行家说,微刻印章虽小,但讲究章法、刀法,与篆刻家手笔相比毫不逊色。

微刻印谱及张楫如竹刻谱由乃孙、大收藏家张宗宪先生所藏。

时辰来到了,墙壁柱子亮光光,今天我来上正梁,正梁上在中柱上,好像金龙盘中央,两房建的金银库,堂屋建的子孙堂,主家今年建瓦房,明年出个状元郎。”然后,匠人在主屋正梁上把馒头、云片糕抛向梁下的接宝人,并唱起“抛粮”的颂词。而梁下的人一边“接宝”,一边唱和。最后,由匠人将主家准备好的大红或大绿的被面披挂在脊梁上,边挂边唱,至此上梁活动达到高潮,往往赢得满堂喝彩。

初接手时,木槌布满厚厚的油渍污垢,经强碱浸泡清洗后,显出木纹如湖面水浪一般荡漾,并在一槌底面发现楷书“平安吉×”4个墨字,始信老人言之确凿,此物极珍罕也(见图)。实际上,“万年太平槌”是一种寄托精神和美好向往的厌胜物,旧时藉此物品来表达求吉趋利的心理愿望。正如现时农村建造房屋,上梁时用绸带悬于梁上的“木线”或槓子,以及覆于梁上的红布、红纸一样都是厌胜物。

旧时那些充满乐趣和绵软人情的民风习俗,颇具勤俭、朴厚、信实等内涵,它们大都沿袭世代相传的许多良言、善行,如出入相友、守望相助、疾病相扶等等,久而久之便成了传统的习惯。如今已化作一道美丽的夕照,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追忆和怀念。

在我年轻的时候,字画是不像现在这么值钱,记得那时在朵云轩里,大师陆俨少先生的山水扇面也只售十元仍无人问津,哪像现在,动辄叫价每方尺数千甚至上万,人们仍趋之若鹜。爱好字画的人越来越多固然是好事,但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相互抬价盲目炒作却也现实地存在着。字画作品不问优劣,只论尺寸,当字画沦为商品,买画与买布买房无异,这难免让人感慨世风日下,真不知如今的书画爱好者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还剩多少。

本人非富非贵,所幸玩得较早,倒是藏了些好东西,有时闲来翻翻,还能发现不少早已忘记的宝贝。前几天在家找一幅画,遍寻不见其踪影,却发现了一张清朝乾隆年间董诰的江乡风景立轴。此画可谓是董诰画中的逸品,笔墨精到,雅秀绝尘,醇和自然,画上题诗更是静逸,曰:“江乡风景入豪端,首夏清和花未残,若认桃源无不可,片时聊作卧游观。”

奈何无论我怎么回忆也无从记起这幅画是如何得来的,如此佳作竟被我束之高阁,想来是我才疏学浅,年轻时尚未识董诰其人,只不过见此画颇具神来之笔,便收罗了来,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。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,也不知有多少宝贝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易了主。

董诰(1740-1818),字雅伦、西京,号蔗林,一号栢林,谥文恭,董邦达(官至礼部尚书)长子,浙江富阳人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中顺天乡试举人,明年成进士,殿试名列一甲第三,乾隆帝以其系大皇子,改置二甲第一,为传胪,授翰林院庶吉士,充国史三通馆协修,武英殿纂修。散馆年改任编修。

董诰出入禁中40年,供职勤恪,进止皆有常度;熟谙掌故,政事得失,皆能洞鉴本源。朝见时,凡有献纳,皆面陈之,而人亦未有敢侮之者。董诰擅绘事,其所进呈画本,均经乾隆、嘉二帝亲笔题咏,收于《石渠宝笈》第三编。

蒋宝龄《墨林今话》谓其“承东山宗伯(邦达)家学,早岁即深通六法,有‘大小董’之称。数十年来海内士豪笔等都门者,得其指授无不著声艺林。”

朋友们都说我有很好的运气,好东西好朋友在我如此平凡而无用的人身上出现,我想的确这样。我有几位真正的朋友,也有几幅真正的好画,这是我的运气。如若说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,我想好画好友同样如此,可惜现在的人要想遇上这样偶得的机会恐怕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

